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七十一卷 □三郎五歲朝天

瑞煙浮禁苑。正絳闕春回，新正方半。冰輪華滿。溢花衢歌市，芙蓉開遍。尤樓兩觀。見銀燭星毬一有爛。捲珠簾盡日笙歌，盛集寶釵金釧。堪羨，綺羅叢裡，蘭麝香中，正宜遊玩。風柔夜暖，花影亂，笑聲喧。鬧蛾兒滿路，成團打塊，簇著冠兒斗轉。喜皇都舊風光，太平再見。這一闕詞名《瑞鶴仙》，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。

這伯可是個有名會做樂府的才子，家本北地，因金虜之亂，隨駕南渡，秦中王薦於高宗皇帝，深得寵眷。這詞單道著上元佳節，高宗極為稱賞，御賜金帛甚多。詞中為何說：「舊日風光，太平再見」？蓋因靖康之亂，徽、欽被虜，中原盡屬金夷。

康王僥倖南渡，即了帝位，偏安一隅，偷閒取樂，還要模擬盛時光景，故詞人歌詠如此，也是自解自樂而已。怎如得當初柳耆卿的《傾杯樂》詞道得好！詞云：

禁漏花深，繡工日永，薰風布暖。變韶景都門仁，元霄三五，銀蟾光滿。連雲復道凌飛觀。聳皇居麗，佳氣瑞煙蔥蒨。翠華宵幸，是處層城闌苑。龍鳳燭交光星漢，對咫尺鼇山開雉扇。會樂府兩籍神仙，梨園四部弦管。向曉色都人未散，盈萬井呼鼗。願歲歲，天仗裡瞻鳳輦。

這詞多說著盛時宮禁說話。只因宋時極作興是個元霄，大張燈火，御駕親臨，君民同樂，所以說道：「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」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遊，沒些禁忌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，鼠竊狗盜，弄出許多話柄來。當時李漢老有一首《婦冠子》詞，更道得好。詞云：

帝城三五，燈光花市盈路，天街游處。此時方信，鳳闕都民，奢華豪富。紗籠才過處，喝道轉身，一壁小來且住。見許多才子豔質，攜手並肩低語。東來西往誰家女？買玉梅爭戴，緩步香風度。北觀南顧，見畫燭影裡，神仙無數。引人魂似醉，不如趁早，步月歸去。這一雙情眼，怎生禁得，許多胡覷！

細看此詞，可見元霄之夜，趁著喧鬧叢中，幹那不三不四勾當的，不一而足，不消說起。而今聽在下說仲元霄的事體，更是奇異。這件事，直教：

鬧動公侯府，分開帝王顏。

猶徒入地去，稚子見天還。

卻說宋神宗朝有個大臣王襄敏公，單諱著一個韶字，全家住在京師。真是潭潭相府，富麗豪華，自不必說。那年正月□五元霄佳節，其時王安石未用，新法未行，四境無侵，萬民樂業，正是太平時候。家家戶戶，點放花燈。自從□三日為始，□街九市，歡呼達旦。這夜□五日是正夜，年年規矩，官家親自出來賞玩通宵，傾城士女，專待天顏一看。且是此夜難得一輪明月當空，照耀如同白晝，映著各色奇巧花燈，從來叫做燈月交輝，極為美景。

襄敏公家眷內，自夫人以下，老老幼幼，沒一個不打扮齊整了，只候人牢著帷幔出來，街上看燈游耍。

看官，你道如何用著帷幔？蓋因官宦人家女眷，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，不成體面，所以或用絹段或用布匹等類，扯作長圈圍著。只要隔絕外邊人，他在裡頭，走的人原自四邊看得見。晷時叫他做「步障」。故有「紫絲布步障」、「錦布障」之稱。這是大人家規範如此。

閒話且過。卻說襄敏公有個小衙內，是他末堂最小的兒子，排行第□三，小名叫做南陔。年方五歲，聰明乖覺，容貌不凡，合家內外大小都是喜歡他的，公與夫人自不必說。其時也要到街上看燈。大宅門中衙內穿著齊整，還是等閒。只頭上一頂帽子，多是黃豆來大不打眼的洋珠，穿成雙鳳穿牡丹花樣，當面前一粒貓兒眼寶石睛光閃爍，四圍又是五色寶石鑲著，乃是鴛青祖母綠之類。只這頂帽，也值千來貫錢。襄敏公吩咐一個家人王吉，馱在背上，隨著內眷一起看燈。那王吉是個曉法度的人，自道身是男人，不敢在帷中走，只是傍帷外而行。

行到宣德門前，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，聖旨許令萬目仰觀，金吾衛不得攔阻。樓上設著鼇山，燈光燦爛，香煙馥鬱；奏動御樂，簫鼓喧闐。樓下施呈百戲，供奉御覽。看的真是人山人海，擠得縫地都沒有了。有翰林承旨王禹玉《上元應制詩》為證：

雪消華月滿仙台，萬燭當樓寶扇開。

雙鳳雲中扶輦下，六鼇海上駕山來。

鎬京春酒沾周宴，汾水秋兒陋漢才。

一曲昇平人盡樂，君王又進紫霞杯。

此時王吉擁入人叢之中。因為肩上負了小衙內，好生不便，觀看得不甚像意。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，一時看得渾了，忘其所以，伸伸腰，抬抬頭，且是自在，呆呆裡向上看著。猛然想道：「小衙內呢？」急回頭看時，眼見得不在背上。

四下一望，多是面生之人，竟不見了小衙內蹤影，欲要找尋，又被擠住了腳，行走不得。王吉心慌撩亂，將身子盡力挨出。

挨得骨軟筋麻，才到得稀鬆之處。遇見府中一伙人，問道：

「你們見小衙內麼？」府中人道「小衙內是你負著，怎到來問我們？」王吉道：「正是鬧嚷之際，不知那個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。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，替我抱了，放鬆我些，也不見得。我一時貪圖鬆快，人鬧裡不看得仔細，及至尋時已不見了。你們難道不曾撞見？」府中人見說，大家慌張起來，道：「你來作怪了！這是作耍的事，好如此不小心！你在人千人萬處失去了，卻在此問張問李，豈不誤事！還是分頭再到鬧頭裡尋去。」一伙□來個人同了王吉挨入，高呼大叫，怎當得人多得緊了，茫茫裡向那個問是，落得眼睛也看花了，喉嚨也叫啞了，並無一些影響。尋了一回，走將攏來，我問你，你問我，多一般不見，慌做了一團。有的道：「或者那個抱了家去了。」有的道：「你我都在，又是那一個抱去！」

王吉道：「且到家問問看又處。」一個老家人道：「決不在家裡。頭上東西攏人眼目，被歹人連人盜拐去了。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，先到家稟知了相公，差人及早緝捕為是。」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，先自怯了一半，道：「如何回得相公的話！且從容計較打聽，不要性急便好。」府中人多是著了忙的，那由得王吉主張，一齊奔了家來。私下問問，那得個小衙內在裡頭，只得來見襄敏公。卻也囁嚅嚅，未敢一直說失去小衙內的事。襄敏公見眾人急急之狀，倒問道：「你等去未多時，如何一齊跑了回來？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，必有緣故。」眾家人才把王吉在人叢中失去小衙內之事說了一遍。王吉跪下，只是叩頭請死。

襄敏公毫不在意，笑道：「去了自然回來，何必如此著急？」眾家人道：「此必是歹人拐了去，怎能夠回來？相公還是著落開封府及早追捕，方得無失。」襄敏公搖頭道：「也不必。」眾人道是一番天樣大、火樣急的事，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閒，聲色不動，化做一杯雪水。眾人不解其意，只得到帷中稟知夫人。

夫人驚慌抽身急回，噙著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。襄敏公道：「若是別個兒子失去，便當急急尋訪。今是吾□三郎，必然自會歸來，不必憂慮。」夫人道：「此子雖然伶俐，點點年紀，奢遮煞也只是四五歲的孩子。萬眾之中擠掉了，怎能夠自會歸來。」養娘每道：「聞得歹人拐人家小廝去，有擦瞎眼的，有斫掉腳的，千方百計擺佈壞了，裝做叫化的化錢。若不急急追尋，必然衙內遭了毒手。」各各啼哭不住。家人每道：「相公便不著落府裡緝捕，招貼也寫幾張，或是大張告示，有人貪圖賞錢，便有訪得下落的來報了。」一時間你出一說，我出一見，紛紛亂講。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為意道：「隨你議論百出，總是多的，過幾日自然來家。」夫人道：「魔合羅般一個孩子，怎生捨得！失去了不在心上，說這樣解話！」襄敏公道：「包在我身上，還你一個舊孩子便了，不要性急。」夫人那裡放心。就是家人、養娘也不肯信相公的話。夫人自吩咐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提。

卻說那晚南陔在王吉背上，正在挨擠喧嚷之際，忽然有個人趁近到王吉身畔，輕輕伸手過來接去，仍舊一般默著。南陔貪著觀看，正在眼花撩亂，一時不覺。只見那一個負得在背，便在人叢裡亂擠將過去，南陔才喝聲道：「王吉！如何如此亂走！」定睛一看，那裡是個王吉！衣帽裝束，多另是一樣了。

南陔年紀雖小，心裡煞是聰明，便曉得是個歹人，被他鬧裡來拐了。欲待聲張，左右一看，並無一個認得的熟人，他心裡思量道：「此必貪我頭上珠帽，若被他掠去，須難尋討，我且藏過帽子；我身子不怕他怎地！」遂將手去頭上取下帽子來，揣在袖中，也不言語，也不慌張，任他默著前走，卻像不曉得什麼的。將近東華門，看見轎子四五乘疊聯而來，南陔心裡思量道：「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，此時不聲張求救，更待何時？」南陔覷轎子來得較近，伸手去攀轎轅，大呼道：「有賊！有賊！救人！救人！」那負南陔的賊出於不意，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叫，吃了一驚，恐怕被人拿住，連忙把南陔撩下背來，脫身便走，在人叢裡混過了。轎中人在轎內聞得聲喚，推開簾子一看，見是個青頭白臉魔合羅般一個小孩子，心裡喜歡。叫住了轎，抱將過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？」南陔道：「是賊拐了來的。」轎中人道：「賊在何處？」南陔道：「方才叫喊起來，在人叢中走了。」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，摩他頭道：「乖乖，你不要心慌，且隨我去再處。」便雙手抱來，放在膝上，一直進了東華門，竟入大內去了。

你道轎中是何等人？原來是穿宮的高品近侍中大人。因聖駕御樓觀燈已畢，先同著一般的中貴四五人前去宮中排宴。不想遇著南陔叫喊，抱在轎中，進了大內。中大人吩咐從人，領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內，與他果品吃著，被臥溫著。恐防驚嚇了他，叮囑又叮囑。內監心性喜歡小的，自然如此。

次早，中大人四五人直到神宗御前叩頭跪稟到：「好教萬歲爺爺得知，奴婢等昨晚隨侍賞燈回來，在東華門外拾得一個失落的孩子，領進宮來。此乃萬歲爺爺得子之兆，奴婢等不勝喜歡。未知是誰家之子，未請聖旨，不敢擅便，特此啟奏。」神宗此時前星未耀，正急的是生子一事。見說拾得一個孩子，也是宜男之祥，喜動天顏，叫「快宜來見」。中大人領旨，急到入直房內抱了南陔，先對他說：「聖旨宣召，如今要見駕哩，你不要驚怕！」

南陔見說「見駕」，曉得是見皇帝了，不慌不忙，在袖中取出珠帽來，一似昨晚帶了，隨了中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。娃子家雖不曾習著什麼嵩呼拜舞之禮，卻也擎拳曲腳，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。喜得個神宗跌腳歡忭，御口問道：「小孩子，你是誰人之子！或曉得姓什麼？」南陔竦然起答道：「兒姓王，乃臣詔之幼子也。」神宗見他說出話來，聲音清朗，且語言有禮，大加驚異。又問道：「你緣何得到此處？」

南陔道：「只因昨夜元宵舉家觀燈，瞻仰聖容，嚷亂之中，被賊人偷馱背上前走。謁見內家車乘，只得叫呼求救。賊人走脫，臣隨中貴大人一同到此，得見天顏，實出萬幸。」神宗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南陔道：「臣五歲了。」神宗道：「小小年紀，便能如此對應，王詔可謂有子矣。昨夜失去，不知舉家何等驚惶。朕今即要送還汝父，只可惜沒查處那個賊人。」南陔對道：「陛下要查此賊，一發不難。」神宗驚喜道：「你有何見，可以得賊？」

南陔道：「臣被賊人馱走，已曉得不是家裡人了，便把頭帶的珠帽除下藏好。那珠帽之頂，有臣母繡針彩線插戴其上，以厭不祥。臣此時在他背上，想賊人無可記認，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，密把他衣領縫線一道，插針在衣內，以為暗號。今陛下令人密查，若衣領有此線者，即是昨夜之賊，有何難見？」神宗大驚道：「奇哉，此兒！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！朕如不得賊，孩子不如矣！待朕擒治了此賊，方送汝回去。」又對近侍誇稱道：「如此奇異兒子，不可令宮闈中人不見一見。」傳旨：「急宣欽聖皇后見駕！」穿宮人傳將旨意進宮，宣得欽聖皇后到來。

山呼行禮已畢。神宗對欽聖道：「外廂有個好兒子，卿可暫留宮中，替朕看養幾日，做個得子讖兆。」欽聖雖然遵旨謝恩，不知什麼事由，心中有些猶豫不決。神宗道：「要知詳細，領此兒到宮中問他，他自會說明白。」

欽聖得旨，領了南陔自往宮中去了。

神宗一面寫下密旨，差個中大人齎到開封府，是長是短的，從頭吩咐了大尹，立限捕賊以聞。開封府大尹奉得密旨，非比尋常訪賊的事，怎敢時刻怠慢。即喚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吩咐道：「今日奉到密旨，限你三日內要拿元宵夜做不是一伙人。」觀察稟道：「無牒無證，從何緝捕？」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，把中大人的傳衣領針線為號之說說了一遍。

何觀察道：「恁地的，三日之內，管取完這頭公事。只是不可聲揚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好幹這事。此是奉旨的，非比別項盜賊。小心在意！」觀察聲諾而出。到得使臣房，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：「元宵夜趁著熱鬧做歹事的，不止一人；失事的也不止一家。偶然這一家的小兒不曾撈得去，別家得手處必多。日子不遠，此輩不過在花街柳陌酒樓飯店中，慶鬆取樂，料必未散。雖是不知姓名地方，有此暗記，還怕什麼？遮莫沒蹤影的，也要尋出來。我每幾日做公的分頭體訪，自然有個下落。」當下派定張三往東，李四往西。各人認路，茶坊酒肆，凡有眾人團聚，面生可疑之處，即便留心挨身體看。各自去訖。

原來那晚這個賊人，有名的叫做「雕兒手」，一起有□來個，專一趁著熱鬧時節人叢裡做那不本分的勾當。有詩為證：

昏夜貪他唾手財，全憑手快眼兒乖。

世人莫笑胡行事，譬似求人更可哀。

那一個賊人當時在王家門首，窺探蹤跡，見個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，便自上了心，一路尾著走，不離左右。到了宣德門樓下，正在挨擠喧鬧之處，覷個空，便雙手溜將過來，背了就走。欺他是小孩子，縱有知覺，不過驚怕啼哭之類，料無妨礙，不在心上。不提防到官轎旁邊卻會叫喊「有賊」起來。一時著了忙，想到利害，卻著便走。更不知背上頭，暗地裡又被他做工夫，留下記認了，此是神仙也不猜到手。後來脫去，見了同伙團聚攏來，各出所獲之手：如簪釵、金寶、珠玉、貂鼠暖耳、狐尾護頸之類，無所不有。只有此人卻是空手，述其緣故。眾賊道：「何不單離了珠帽來？」

此人道：「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嵌，手足上各有釧鐲。就是四五歲一個小孩子好歹有值兩貫錢，怎捨得輕放了他？」眾賊道：「而今孩子何在！正是貪多嚼不爛了。」此人道：「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，隨從的虞侯虎狼也似，好不多人！在那裡不兜住身子便算天大僥倖，還望財物哩！」眾賊道：「果是利害。而今幸得無事，弟兄們且打平伙，吃酒壓驚去。」於是一日輪一個做主人，只揀隱僻酒務，便去暢飲。

是日，正在玉津園旁邊一個酒務裡頭歡呼暢飲。一個做公的，叫做李雲偶然在外經過，聽得猜拳豁指，呼紅喝六之聲。他是有心的，便逕進門來一看，見這些人舉止氣象，心下有□分瞧科。走去坐了一個獨副頭座，叫聲「買酒飯吃」。店小二先將盞箸安頓去了。他便站將起來，背著手踱來踱去，側眼把那些人逐個個覷將去。內中一個果然衣領上掛著一寸來長短彩線頭。李雲曉得著手了。叫店家：「且慢燙酒，我去街上邀著個客人一同來吃。」忙走出門，口中打個胡哨，便有七八個做公的走將攏來，問道：「李大，有影響麼？」李雲把手指著店內道：「正在這裡頭，已看的實了。我們幾個守著這裡，把一個走去，再叫集□來個弟兄一同下手。」內中一個會走的飛也似去，又叫了□來個做公的來了。發聲喊，望酒務裡打進去，叫道：「奉聖旨拿元宵夜賊人一伙！店家協力，不得放走了人！」店家聽得「聖旨」二字，曉得利害，急集小二、火工、後生人等，執了器械來幫助。□來個賊，不曾走一個，多被捆倒。正是：

日間不做虧心事，夜半敲門不吃驚。

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，就是老鼠遇了貓兒，見形便伏；

做公的見了做賊的，就是仙鶴遇了蛇洞，聞風即知。所以這兩項人每每私自相通，時常要些孝順，叫做「打業錢」。若是捉破了賊，不是什麼要緊公事，得些利市，便放鬆了。而今是欽限要人的事，衣領上針線著海底眼，如何容得寬展！當下捆住，先剝了這一個的衣服。眾賊雖是口裡還強，卻個個肉顫身搖，面如土色。身畔一搜，各有零贖。一直裡押到開封府來，報知大尹。大尹升堂，驗著衣領針線是實，明知無枉，喝教：「用起刑來。」令招實情。棚、扒、弔、拷，備受苦楚。這些頑皮賴肉只不肯招。

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：「你身上何得有此？」賊人不知事端，信口支吾。大尹笑道：「如此劇賊，卻被小孩子算破了，豈非天理昭彰！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叫救人的孩子麼？」你身上已有了暗記，還要抵賴到那裡去？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，對口無言。只得招出實話來：

乃是積年累歲，遇著節令盛時，即便四出剽竊；以及平時略販子女，傷害性命，罪狀山積，難以枚舉。從不敗露，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，卒然被擒；卻被小子暗算，驚動天聽，以致有此。莫非天數該敗，一死難逃。

大尹責了口詞，疊成文卷，大尹卻記起舊年元宵真珠姬一案，現捕未獲的那一件事來。你道又是甚事？看官且放下這頭，聽小子說那一頭。

也只因宣德門張燈，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幙在門外兩廡，日間先在那裡等候觀看。其時有一個宗王家在東首，有個女兒名喚真珠，因趙姓天潢之族，人都稱他真珠族姬。年□七歲，未曾許嫁人家。顏色明豔，服飾鮮麗，耀人眼目。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卻在西首。姨娘曉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觀燈，叫個丫鬟走來相邀一會，上復道：「若肯來，當差兜轎來迎。」

真珠姬聽罷，不勝之喜，便對母親道：「兒正要見姨娘，恰好他來相請，是必要去。」夫人亦欣然許允，打發丫鬟先去回話，專候轎來相迎。過不多時，只見一乘兜轎打從西邊來到帷前。

真珠姬孩子心性，巴不得就到那邊頑耍。叫養娘們問得是來接的，吩咐從人隨後來，自己不耐煩等待，慌忙先自上轎去了。才去得一會，先前來的丫鬟又領了一乘兜轎來到，說道：「立等真珠姬相會，快請上轎。」王府裡家人道：「真珠姬方才先隨轎去了，如何又來迎接？」

丫鬟道：「只是我同這乘轎來，那裡又有什麼轎先到？」家人們曉得有些蹊蹺了，大家忙亂起來。聞之宗王，著人到西邊看，眼見得決不在那裡的了。急急吩咐虞候只從人等四下找尋，並無影響。急具事狀，告到開封府。府中曉得是王府裡事，不敢怠慢，散遣緝捕使臣挨查蹤跡。王府裡自出賞揭，報信者二千貫，竟無下落不提。

且說真珠姬自上了轎後，但見轎夫四足齊舉，其行如飛。

真珠姬心裡道：「是頃刻就到的路，何須得如此慌走？」卻也道是轎夫腳步慣了的，不以為意。乃至抬眼看時，倏忽轉彎，不是正路，漸漸走到狹巷裡來；轎夫們腳高步低，越走越黑。

心裡正有些疑惑，忽然轎住了，轎夫多走了去，不見有人相接。只得自己掀簾走出轎來。定睛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原來是一所古廟，旁邊鬼卒□餘個各持兵杖夾立，中間坐著一位神道，面闊尺餘，鬚髯滿頰，目光如炬，肩臂搖動，像個活的一般。真珠姬心慌，不免下拜。神道開口大言道：「你休得驚怕！我與汝有夙緣，故使神力攝你至此。」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，愈加驚怕，放聲啼哭起來。旁邊兩個鬼卒走來扶著。神道說：「快取壓驚酒來。」旁邊一鬼卒斟著一杯熱酒，向真珠姬口邊奉來。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轉，不知人事，倒在地下。神道走下座來笑道：「著了手也！」旁邊鬼卒多攢攏來，周神道各卸了裝束，除下面具。原來個個多是活人，乃一伙劇賊裝成的。將蒙汗藥灌倒了真珠姬，抬到後面去。後面走將一個婆子出來，扶去，放在牀上眠著。眾賊漢乘他昏迷，次第姦淫。可憐金枝玉葉之人，零落在狗彘狐群之手。姦淫已畢，吩咐婆子好看，各自散去，別做歹事了。

真珠姬睡至天明，看看甦醒；睜眼看時，不知是那裡，但見一個婆子在旁邊坐著。真珠姬自覺隱處疼痛，把手摸時，周圍腫脹，明知著了人手。問婆子道：「此是何處？將我送在這裡？」婆子道：「夜間眾好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。不必心焦，管取你就落好處便了。」真珠姬道：「我是宗王府中閨女，你每歹人怎如此胡行亂做！」婆子道：「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。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，須不把你作賤。」

真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由，侮著眼只是啼哭。原來這婆子是個牙婆，專一走大人家僱賣人口的。這伙劇賊掠得人口，便來投他家下，留下幾晚，就有頭主來成了去的。那時留了真珠姬，好言溫慰得熟分。剛兩三日，只見一日，一乘轎來抬了去，已將他賣與城外一個富家為妾了。

主翁成婚後，雲雨之時，心裡曉得不是處子。卻見他美色，甚是喜歡，不以為意，更不曾提起問他來歷。真珠姬也深懷羞憤，不敢輕易自言。怎當得那家姬妾頗多，見一人專寵，心生嫉妒之心。說他「來歷不明，多管是在家犯奸被逐出來的奴婢」，日日在主翁耳根邊激聒。主翁聽得不耐煩，偶然問其來處。真珠姬揆著心中事，大聲啼泣，訴出事由來，方知是宗王之女，被人掠賣至此。主翁多曾看見榜文賞帖的，老大吃驚，恐怕事發連累，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，已自不知去向了，主翁尋思道：「此等奸徒，此處不敗，別處必露，到得要究起來，現賊在我家，須藏不過，可不是天大利害！況且王府女眷不是取笑，必有尋著根底的日子，別人做了歹事，把個愁布袋丟在這裡，替他頂死不成？」

心生一計，叫兩個家人家裡抬出一頂破竹轎來裝好了，請出真珠姬來，主翁納頭便拜道：「一幾有眼不識貴人，多有唐突。卻是辱莫了貴人，多是歹人做的事，小可並不知道。今情願折了身價，白送貴人還府。只望高抬貴手，凡事遮蓋，不要牽累小可則個。」真珠姬見說送他還家，就如聽得一封九重恩赦到來。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；見他小心陪禮，好生過意不去。回信道：「只要見了我父母，決不提起你姓名罷了。」主翁請真珠姬上了轎，兩個家人抬了飛走。真珠姬也不及分別一聲。慌忙走了六七里路，一抬抬到荒野之中，抬轎的放下竹轎，抽身便走，一道煙去了。

真珠姬在轎中探頭出看，只見靜悄悄無人。走出轎來，前後一看，連兩個抬轎的影蹤不見。慌張起來道：「我直如此命！如何不明不白拋我在此？萬一又遇歹人，如何是好？」沒做理會處，只得仍舊進轎坐了，放聲大哭起來。亂喊亂叫，將身子在轎內擲擲不已，頭髮多蹙得蓬鬆。

此時正是春三月天道，時常有郊外踏青的。有人看見空曠之中，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，不勝駭異，漸漸走將攏來。起初只是一兩個人，後平簸箕般圍將轉來。你詰我問；你喧我嚷。真珠姬慌慌張張，沒口得分訴，一發說不出一句明白話來。內中有老成人搖手，叫四旁人莫嚷，朗聲問道：「娘子是何家宅眷？因甚獨自歇轎在此？」真珠姬方才噙了眼淚，說得話出來道：「奴是王府中族姬，被歹人拐來在此的，有人報知府中，定當重賞。」當時王府中賞帖，開封府榜文，誰不知道。真珠姬話才出口，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。須臾之間，五府中幹辦虞候走了偌多人來認看，果然破轎之內坐著的是真珠族姬。慌忙打轎來換了，抬歸府中。父親與合家人等，看見頭鬚鬚亂，滿面淚痕，抱著大哭。真珠姬一發亂擲亂擲，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。直等哭得盡情了，方才把前時失去今日歸來的事端，一五一□告訴了一遍。

宗王道：「可曉得那討你的是那一家？便好挨查。」真珠姬心裡還護著那主翁，回言道：「人家便認得，卻是不曉得姓名，也不曉得地方，又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。抑且那人家原不知情，多是歹人所為。」宗王心裡道：「是家醜不可外揚。」恐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含忍過了，不去聲張下老實根究，只暗地囑咐開封府，留下訪賊罷了。

隔了一年，又是元宵之夜，弄出王家這件案來。其時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賊，記得王府中的事，也把來問問看，果然即是這伙人。大尹咬牙切齒，拍案大罵道：「這些賊男女，死有餘辜！」喝交加力行杖，各打了六□訊棍，押下死囚牢中。

奏請明斷髮落。奏內大略云：

群盜元夕所為，止於肢體；居恒所犯，盡屬椎埋。似此梟獍之徒，豈容輦轂之下！合行駢戮，以靖邦畿。

神宗皇帝見奏，曉得開封府盡獲盜犯，笑道：「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。」龍顏大喜，批准奏章，著令官即時處決。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。開封府欽此欽遵處斬眾盜已畢，一面回奏，復將前後犯由獄詞詳細錄上。神宗得奏，即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，含笑回宮。

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，賜與外廂小兒鞠養，以為得子之兆，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。試問他來歷備細，那小孩子應答如流，語言清朗。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，可知道不怕面生，就像自家屋裡一般嘻笑自若。喜得個欽聖心花也開了，將來抱在膝

上，命宮娥取過梳妝匣來，替他掠發整容，調脂畫額，一發打扮得齊整。合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個小兒，盡皆來到宮中，一來稱賀娘娘，二來觀看小兒。因小兒是宮中所不曾有的，實覺稀罕。及至見了，又是一個眉清目秀、唇紅齒白，魔合羅般一個，能言能語，百問百答，你道有不快活的麼？妃嬪每要奉承娘娘，亦且喜歡孩子，爭先將出寶玩、金珠、釧鐲等類來做見面錢，多塞在他小袖子裡，袖子盛滿，擠不下了。欽聖命一個老內人，逐一替他收藏好；又叫引他到各宮朝見玩耍。各官以為盛事，你強我賽，又多各有賞賜。宮中好不喜歡熱鬧。

如是□來日，正在喧哄之際，忽然駕幸欽聖宮，宣召前日孩子。欽聖當下率領南陔朝見已畢，神宗向欽聖道：「小孩子莫驚怕否？」欽聖道：「蒙聖恩敕令暫鞠此兒，此兒聰慧非凡，雖居禁地，毫不改度，老成人不過如此。實乃陛下洪福齊天，國家有此等神童出世，臣妾不勝欣喜。」神宗道：「好叫卿等得知：只那夜做歹事的人，盡被開封府聽獲；則為衣領上針線暗記，不到得走了一個。此兒可謂有智極矣。今賊人盡行斬訖，怕他家時不知道，在家忙亂，今日好好送還他家去。」欽聖與南陔各叩首謝恩。當下傳旨，敕令前日抱進宮的那個中大人，護送歸第；御賜金犀一籠，與他壓驚。中大人得旨，就御前抱了南陔，辭了欽聖，一路出宮。欽聖尚兀自好些不割捨他回去，梯己自有賞賜，與同前日各宮所贈之物同貯一籠，令人一同交付與中大人收好，送到他家。中大人出了宮門，傳命備起轎車，齎了聖旨，就抱南陔坐在懷裡，逕往王家而來。

去時驀地偷將去，來日從天降下來。

孩抱何緣親見帝？恍疑鬼使與神差。

話說王襄敏家中，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內，合家內外大小沒一個不憂愁思慮，哭哭啼啼，只有襄敏毫不在意，竟不令人追尋。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吩咐眾家人各處探訪，卻也並無一些影響。人人懊惱，沒個是處。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：「有中大人親齎聖旨，到第開讀。」襄敏不知事端，吩咐忙排香案迎接，自己冠紳袍笏，俯伏聽旨。只見中大人抱了個小孩子下轎車來。家人上前來爭看，認得是小衙內，倒吃了一驚。大家不覺手舞足蹈，禁不得喜歡。中大人喝道：「且聽宣聖旨！」高聲宣道：

卿元宵失子，乃朕獲之，今卻還卿。特賜壓驚物一籠，獎其幼志。欽哉！

中大人宣畢，襄敏公正要問起根由，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來，說道：「老先生要知令郎來去事端，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。」襄敏接過手一看，乃開封獲盜獄詞也。襄敏從頭看去，見是密詔開封捕獲，便道：「乳臭小兒，如此驚動天聽，又煩聖慮獲賊，真教老臣粉身碎骨，難報聖恩萬一。」

中大人笑道：「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到的，不煩一毫聖慮，所以為妙。」南陔當時就口裡說那夜怎的長，怎的短，怎的見皇帝，怎的拜皇后，明明朗朗，訴個不住口。先前合家人聽見聖旨到時，已攢在中門中觀看，及見南陔出車來，大家驚喜，只是不知頭腦，直待聽見南陔備細述此一遍，心下方才明白，盡多贊歎他乖巧之極。方信襄敏不在心上，不肯追求，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，真有先見之明也。襄敏吩咐治酒款待中大人。中大人就將聖上欽賞壓驚金犀，及欽聖與各官所賜之物，陳設起來。真是珠寶盈庭，光彩奪目，所值不啻巨萬。中大人摩著南陔的頭道：「哥，夠你買果兒吃了。」襄敏又叩首對闕謝恩，立命館客寫下謝表，先附中大人陳奏。等來日上朝面聖，再行率領小子謝恩。中大人道：「令郎哥兒是咱家遇著，攜見聖人的。咱家也是有個薄禮兒，做個記念。」將出元寶二個，彩段八表裡來。襄敏再三推辭不得，只得收了。另備厚禮答謝過中大人。中大人上車回覆聖旨去了。

襄敏送了回來，合家歡慶。襄敏公道：「我說：『你們不要忙，我□三必能自歸，』今非但歸來，且得了許多恩賜；又已拿了賊人，多是□三自己的主張來。可是我不著急的是麼？」

合家各各稱服。後來南陔取名王棗，政和年間，大有文聲，功名顯達。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，已占大就矣。

小時了了大時佳，五歲孩童已足誇：

計縛劇盜如反掌，直教天子送還家。